

我所见过的名记者

〔苏〕尤里·茹科夫 著

盛世良 王南枝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Юрий Жуков
ЖУРНАЛИСТЫ

Рассказы о солдатах переднего края

Фронта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борьбы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РАВДА"

1984

尤里·茹科夫

《新闻工作者》

——关于意识形态斗争前线战士的故事

《真理报》出版社一九八四年莫斯科版

我所见过的名记者

〔苏〕尤里·茹科夫 著

盛世良 王南枝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5印张 226,000字

1987年10月第一版 1987年10月湖北第一次印刷

印数：1—2,900册

统一书号：7203·176 定价：1.95元

目 录

写给一位想当政治观察家的青年	(1)
----------------------	-------

开 端

我们的头几步	(7)
劳动竞赛开始	(19)
我们上莫斯科去!	(24)
难忘的一星期	(34)
一九二九年五月一日在红场上	(39)
难忘的会见	(47)

共青团报报人们

当初我们是这样的	(63)
时代之子	(95)
钢笔和刺刀	(118)
亚历山大·安德烈耶夫大尉	(156)
对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迁就	(161)

她的成功秘诀	(171)
--------------	---------

《真理报》报人们

名副其实的大师	(192)
两兄弟的故事	(213)
疯魔的记者	(237)
永志不忘的一章	(247)
一部好小说的情节	(253)
坚强的人	(262)
命运的四次转折	(274)
两极纪实	(288)
我们的奥莉加	(293)
千里寻人心	(298)

同我们并肩战斗的人们

战友	(316)
毕生的事业	(318)
他始终不服老	(333)
鲍里斯·普罗罗科夫的功勋	(343)

写给一位想当政治观察家的青年

我们《真理报》编辑部经常收到这样的来信：

尊敬的同志们！我打定主意给你们写信是因为我有一个很关心的问题。不过，我先要作番自我介绍：我已经十六岁了（很快将是十七岁），今年就要中学毕业，因此我对今后选择什么职业考虑得很多。我天性活跃，喜欢文学，书看得很多。我在尝试写作，为的是练练笔。不管怎么说，我喜欢写作。我认为，对我来说，最好的职业是当记者，而且是当国际问题记者，很想成为政治观察家。请您提提建议，如何实现这一愿望，要获得政治观察家的职业，该进哪所高等学校……

看到这样的来信，不禁会有两种感想。一方面，感到高兴的是，即将走上生活道路的青年对新闻工作表现出兴趣，这就

是说,我们的接班人,应当继续在意识形态战线上为党的事业而斗争的人在成长。另一方面,不由得会这样思索:写这些信的人是否清楚,在高等学校学新闻专业,这本身无论多么重要,但远不能保证一个人在拿到毕业文凭后马上就成为真正的新闻工作者。要知道,这不仅必须在高等学校学习,还应当进生活这所劳动和政治的大学校。

在两种社会制度在世界舞台上彼此对立的时代,做苏联的新闻工作者,不仅要有把文章写得鲜明生动和引人入胜的专业技能,遵守职业方面的种种规矩,而且首先要有钢铁般的决心,在列宁主义共产党的旗帜下,以自己的每一行文字为党的美好理想进行不倦的斗争。

一刻也不能忘记的是,我们生活在帝国主义宣传机构利用肆无忌惮的手法和雄厚的技术力量对我国、对社会主义世界不断进行意识形态战争的环境中。资产阶级手中所有影响人的思想的工具,首先是报刊、电影、广播和电视,都用来使人们误入歧途,使他们把资本主义制度想象成天堂,用来挖空心思地诽谤社会主义。

苏共一贯指出:我们的宣传鼓动战线工作人员的职责是积极而及时地、坚决而有效地反击一切意识形态进攻,把关于社会主义社会、苏联生活方式和我国共产主义建设的真实情况告诉亿万人民,而且应当讲得坚定不移、令人信服、通俗而鲜明。应当在地球各大洲都能听到关于苏联的真理之声!

在完成如此重大的任务的这场斗争中,我们舆论工具的作用,我们新闻工作者的作用过去和现在一向都具有头等重

要的意义。正因为这样，苏共几乎在所有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关于报刊任务的许多文件中，过去和现在都始终不渝地强调指出，舆论工具是党影响群众、对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和组织群众的最有力的手段之一。

我们回忆一下：伟大的列宁曾经常把自己称作是新闻工作者。甚至在成了苏维埃国家的元首后，他填表时在职业栏内还是写上“新闻工作者”。

十月革命刚过了十天，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当考虑在工农国家里创立崭新的报刊时，列宁在《关于出版自由的决议草案》中写道：

“资产阶级认为，所谓出版自由，就是富人有出版报纸的自由，就是由资本家霸占一切报刊。这种霸占的结果是使包括最自由的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一切地方的报刊实际上都成了被人收买的报刊。

“工农政府认为出版自由就是使报刊摆脱资本的控制……”①

创立新的、真正自由的、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报刊是一件复杂而困难的工作。那些最出名的、为资本家效劳的资产阶级新闻工作者，跟自己的主人一起逃到国外去了。共产党内的新闻工作者不多，而且他们在其他政治活动领域都很忙。

俄共（布）中央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日发表的关于报刊的通知中说：“考虑到党内新闻工作干部极其有限，而没有党的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264页。——译注

报纸专家，党—苏维埃的报刊工作无法令人满意，中央委员会认为，必须让尽可能多的已经登记的新闻工作者改做报纸工作。中央认为，动员新闻工作者做报纸以外的工作，即使是临时地，也是极不合适的，因为办报需要做系统的、不间断的、有计划的工作。”

在那种艰苦的时刻，具有特殊意义的是二十年代蓬勃发展的工农通讯员运动，从中诞生了新一代的苏联新闻工作者，我便是其中一员。

工农通讯员运动，是人民群众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奇特现象。它的发起者是列宁以及《火星报》、《真理报》等布尔什维克报纸，这些报纸早在沙皇俄国条件下就特别重视发表工农来信。现在，在革命后报纸就成为真正的人民论坛了。

我党十二大就在决议中写道：“中央和地方党组织都应当采取措施，对工人通讯员进行政治教育，使他们联合起来投入全党的工作。”

这一培养党—苏维埃新闻干部的渠道，逐渐成为党的宣传系统的主要渠道之一。早在一九二五年六月一日，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就在决议中指出：“工农通讯员运动已把十五万以上志愿的工人、农民和军人通讯员联合在我们中央和地方报纸的周围，人数的增加和组织的加强使这一运动具有极其重要的社会政治意义。”

对那个时期我至今仍记忆犹新，当时我是省^①报《卢甘斯

① 省——苏联旧行政区划，一九三〇年起改为州。——译注

克^①真理报》的工人通讯员。编辑部工作人员定期给我们上课，分析我们写的短评，给我们提建议。在这些课上，《真理报》驻顿巴斯的工农通讯员组织者、有经验的新闻工作者洛霍夫一向是受欢迎的客人。我终生感激他的教诲，他帮助我成为新闻工作者。

当然，我们这些年轻的报人当时在专业上比今天的报人差多了，知识不够，不善于写得既有内容又让人爱看。只好晚上学习。不过，从工农通讯员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新闻工作者有一个无法取代的优势：他们在祖国的工厂和田野里上过生活这所学校。

时过境迁。我们的报刊、广播和电视现在已拥有六十六年内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我国早已形成一支党—苏维埃新闻工作者大军，他们的专业训练水平很高。我们的报刊发行量已大大增长，电视成了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强大工具。

对那些即将中学毕业并想当新闻工作者、驻外记者和政治观察家的男女青年说什么好呢？只有一句话：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他的未来应当由他自己决定。我认识一些能干的年轻人，他们从大学的课桌旁直接来到《真理报》，相当快就掌握了报纸工作的技巧。我还认识另一些人，他们到这儿来的时候已经比较成熟了，在各种不同的生产和社会活动领域工作过一段时间。他们虽然没有在大学里学过深奥的新闻专业，但他们的长处是具有从生活中汲取来的宝贵经验，

① 伏罗希洛夫格勒的旧称。——译注

工作很扎实。

主要的是要自己弄清楚自己的创作能力，决定自己的志向。为了给那些想成为政治观察家的年轻人一点帮助，我在本书里要介绍几位在漫长的岁月中同我一起工作和有过交往的新闻工作者。

我先要说明，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并没有从高等学校的新闻系毕业，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中间最有能力的人真正成为苏联新闻界和政论界的杰出活动家。

至于以研究和分析国际关系并就这种关系的发展发表见解为使命的政治观察家，那么，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生活经验在这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虽然我很早——一九二七年——就开始做新闻工作，但直到一九六二年才得以成为政治观察家，整整三十五年后！

不管怎么说，我衷心祝愿即将从事我们这项极其艰苦和责任重大的，然而又是美好的工作的男女青年取得成功。不论他们选择哪条路走上新闻工作，如果他们具备从事这项工作必不可少的品质——才干、知识、顽强、勤奋，还有——这是主要的！——对党的事业坚定忠诚，他们必将当之无愧地成为我们的接班人。

开 端

卢甘斯克，二十年代

我们的头几步

那是在一九二九年，幸福的、一去不复返的我们新闻工作的童年时代。童年时代？要是当时有人对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说这种话，这个人肯定会生气。当然喽，我们大家都已经在《卢甘斯克真理报》干了一两年，自认为是老报人了。但是，说实在的，我们当时都非常没有经验。

我们人不多，可能有十五个人，几乎都是从工厂和农村来到报社的。只好边干边学，校对员们用红铅笔勾出我们手稿上的拼写错，一边唉声叹气，编辑部里打字员不够，年轻报人写的天书径直送到排字工人手里。不过尽管这样，我们并没有使耐心的主编过分失望：青年的激情弥补了经验的不足。

我们的主编是地下入党的共产党员、敖德萨搬运工人的儿子米哈伊尔·达维多维奇·加林，他当过钳工。我们对他

很敬重，把他看成老革命，因为他早在十月革命前就入党了，国内战争年代在白军后方做过地下工作。他在敖德萨办过地下的《共产党人报》，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①担任过地下省革委会委员。随后又毕业于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做过党的工作，担任过全乌克兰《共产党人报》的党务新闻部主任。现在又派到我们卢甘斯克来编省报。

在我们的心目中，加林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虽然按现在的标准他几乎可以算一个青年，他当时还不到三十岁。当然，在二十来岁的工作人员中，主编装出一副老成持重的样子，尽管他那深沉的黑眼睛有时也差一点要露出跟其余人一样的愉快而调皮的神色。

任何创见都会立即得到我们主编的欢迎和支持，即便这种创见带有幻想性质也罢，在这种情况下，主编就不辞劳苦地帮助年轻的同事从幻想的天国悄悄地降临到罪恶的人间，而且还做得让人不知不觉。

编辑部里是一片真正的创造性气氛，精力充沛得使不完：

既能出版每天八版的《卢甘斯克真理报》，加上用乌克兰文出版的农民报纸《红色卢甘斯克省报》和科普刊物《新顿巴斯》；

又能写短篇小说、中篇小说、短歌和长诗，并登在我们的文学专辑《掌子面》上，我们的同龄人、黑头发的共青团员鲍

① 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旧称。——译注

里斯·戈尔巴托夫^①以他的智慧挑起了专辑的大梁，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支部》当时是国内最畅销的书之一；

还能领导扫盲班，同时自己在夜校学习，我们虽然象青年人固有的那么自信，但还是知道自己的知识太少。

在我们编辑部的一个个小房间里老是闹哄哄的。我们的国际问题评论员雅各布松在写社论，抨击刚刚拒绝了苏联裁军计划的国联^②：“日内瓦的盗墓者彻底暴露了自己。美帝国主义亮出了鹰爪。”副主编阿利希莫维奇对着电话拼命喊，徒劳无功地想跟一个遥远的村苏维埃通话；格里沙·卡柳日内一封接一封地拆开刚刚收到的几十封工人通讯员的来信；帕夫利克·埃塞尔松整页整页地背诵当时我们大家都读得入了迷的伊利夫和彼得罗夫^③的《十二把椅子》。特写专家阿克谢年科对来到卢甘斯克作巡回演出的小提琴家米龙·波利亚科夫的音乐会发表感想。办公室主任维杰斯兴奋地叙述，编辑部刚刚对“叶尔马克^④——统一工人联号合作社的缩写——

① 戈尔巴托夫（一九〇八——一九五四）——苏联作家，主要作品有《支部》、《平凡的北极带》、《不屈的人们》和《顿巴斯》。——译注

② 根据一九一九年在巴黎和会上通过的《国联盟约》，于一九二〇年一月成立的国际组织，一九四六年解散。——译注

③ 伊利夫（一八九七——一九三七）和彼得罗夫（一九〇三——一九四二）——苏联俄罗斯作家，两人合作的第一部作品是《十二把椅子》，小说嘲笑了小市民习气和官僚主义。——译注

④ 与俄国哥萨克军队首领、参与开拓西伯利亚的叶尔马克（卒于一五八四年）的姓名同音。——译注

系统的店铺进行了抽查，揭发出投机倒把分子。头发花白、瘦骨嶙峋的伊万·赫沃罗夫坐在屋角，不慌不忙地用无懈可击的工整书法写本市新闻，排字工人是多么喜欢他的字迹啊！伊万终于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愿望：用忙碌的记者专业取代了教员生涯。全市有名的摄影师的儿子、十四岁的诗人米沙·马图索夫斯基^①怯生生地从这个桌子走到那个桌子，请人听听他的新作……

现在，在半个多世纪后再去浏览当时的《卢甘斯克真理报》，就会在脑海中生动地再现当年我们由于年少气盛而产生的热烈气氛。报上的大字标语是：

“矿工们，猛挥镐，狠挖煤！祖国需要为我们的工业提供更多的‘黑色粮食’！”

“我们决不向资本屈服！我们要给国家贡献亿万资金！”

“让工人们检查：我们是否说空话？卢甘斯克省的工人在生产会议上提了六万三千条建议。这份财富如何体现在社会主义建议事业中？经济工作者和工会工作者要作出回答！”

“挑吧：要大钟还是要电话和收音机？造导线缺铜，我们从钟楼上找！”

当时的卢甘斯克是一座绿树成荫、然而又灰尘满地的不太大的城市。市中心有一座象城堡一样围着厚墙的古老的子

^① 马图索夫斯基（一九一五——）——苏联诗人，作品有《莫斯科近郊的傍晚》等。——译注

弹厂，这家工厂还是在叶卡捷琳娜二世^①时建的。厂里的某些车间简直就是十八世纪技术博物馆。稍远一点，在静静的卢甘卡河对岸，有一家大型的、现代化的机车厂，是由德国资本家哈尔特曼在本世纪初建立的。现在这座厂叫十月革命工厂，但是，一问起“在哪儿工作？”许多人还是按旧习惯回答：“哈尔特曼那儿。”各种名称都加上一个“前”字，因为革命才过了十一年多一点：啤酒厂叫“前普鲁士厂”，市中心的红场还叫“前教堂广场”，连卢甘卡河上的旧木桥还叫“前埃斯捷罗维奇桥”。

以十月革命命名的“前哈尔特曼工厂”，是革命工人阶级的光荣堡垒之一。一九〇五年，钳工克利姆·伏罗希洛夫^②在这里建立了工人战斗纠察队；一个强大的布尔什维克地下组织曾在这里活动；在国内战争时期，这里曾制造武器，用来英勇地保卫城市，抗击白卫军，在伏罗希洛夫指挥下，战士们从这里开始了有名的征战，前去同察里津^③保卫战的参加者会师。我们这些在报社工作的青年记住并引以为自豪的是，我们的同乡人克里姆·伏罗希洛夫不久前受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之托，授予我市红旗勋章，以表彰它在革命和国内战

① 叶卡捷琳娜二世（一七二九——一七九六）——俄国女皇，一七六二——一七九六年在位。——译注

② 伏罗希洛夫（一八八一——一九六九）——苏联元帅，一九五三——一九六〇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译注

③ 伏尔加格勒的旧称，一九二五——一九六一年曾名斯大林格勒。——译注

争中的功绩。

沿着种满洋槐和杨树的街道，都盖了刷上白灰的平房。拉货的大车在石子路上隆隆地驶过，扬起一团团尘土。我们在报上同市消防队队长作过长期的辩论，想说服他用消防木桶给街道洒水，但是他最后表示断然拒绝，说是即使他把所有的消防大车都赶到街上洒水，那也没用：桶太少了！所以我们只好继续吃灰，期待着在主要街道上敷设自来水管，这样就可以保证给马路洒水了。

每建一幢新房我们都感到高兴。市政建设的规模暂时还小得可怜，但是，已经在做的一切虽说不多，也在改变卢甘斯克的面目。我们那位不知疲倦的本市新闻搜集者伊·赫沃罗夫给自己的特写加了个富有诗意的标题：《且看昔日瓦砾场》，其中说：

一九二四年。卢甘斯克一片废墟。从车站到列宁街尽头，破破烂烂的房屋露出黑洞洞的窗户，使深夜的行人感到心悸。

一九二九年。车站街灰扑扑的房屋间的三片不毛之地，盖起了新楼。一座是式样别致的面包厂。稍远一点是三层的红军之家；紧靠市中心，在一片脚手架中间的是即将竣工的建筑合作社大楼。

在市场对面的卡尔·马克思大街上，过去是波波夫大楼，那是无家可归者、流氓和妓女的混迹之所，一九二八年五月已变成统一工人联号合作社的批发仓库。市场上已耸立起两座大楼——建筑合作社工人文化宫和建筑

者之家，还盖了一座七年制学校。

时隔五年，卢甘斯克今非昔比。虽然它还称不上一座设备完善的文明城市，但是它正在前进、发展、成长……

市中心有一座人民宫，这是我们的文化中心。上我们这儿作巡回演出的首都剧团和知名音乐家就在那儿献艺。

最为哄动的是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①的光临，我们简直把他奉为神明。他在人民宫里出色地朗诵了自己的诗作，这些诗我们都会背。马雅可夫斯基还带了一位当时并不太出名的诗人谢苗·基尔萨诺夫^②，后者也热情洋溢地朗诵了自己的诗。马雅可夫斯基很随和地笑着对听众说，他感到非常高兴的是又出现了一位很有才气的诗人。

不远的地方有两座很旧的影院——“红色灯塔”和“光明与知识”。那儿有时放映一些由年轻但已举世闻名的爱森斯坦^③、普多夫金^④等人导演的相当不错的苏联片，但是银幕往

① 马雅可夫斯基（一八九三——一九三〇）——苏联诗人，最著名的作品有长诗《列宁》和《好！》——译注

② 基尔萨诺夫（一九〇六——一九七二）——苏联诗人，主要作品有长诗《马克思同志》、《灰姑娘》和《马特洛索夫》。——译注

③ 爱森斯坦（一八九八——一九四八）——苏联早期电影导演，执导的著名影片有《战舰波将金号》、《十月》和《伊万雷帝》等。——译注

④ 普多夫金（一八九三——一九五二）——苏联早期电影导演，执导的著名影片有《母亲》、《圣彼得堡的末日》和《苏沃洛夫》等。——译注